

通向和平的艰苦道路

——一种新的幸存战略

阿米泰·埃齐奥尼著

(内部读物)

世界知识出版社

通向和平的艰苦道路

——一种新的幸存战略

阿米泰·埃齐奥尼著

吳继淦、梁于华、李朝增、

郑文华、郑玉质合译

(內 部 讀 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4年·北京

Amitai Etzioni
THE HARD WAY TO PEACE
A New Strategy for Survival
The Crowell-Collier Press
U. S. A. 1962

根据美国克罗韦耳—柯立尔出版社 1962 年版译出

• 內 部 讀 物 •

通向和平的艰苦道路

——一种新的幸存战略

〔美〕阿米泰·埃齐奥尼著

吴继淦、梁于华、李朝增、

郑文华、郑玉质合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圆恩寺 3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0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五) 1.30 元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93/8·字数 221,000

1964 年 3 月第一版 1964 年 3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3·703

感謝的話

我謹对丹尼尔·貝尔、小倫納德·D·凱恩、西摩爾·M·利普塞特、罗伯特·皮卡斯、戴維·里斯曼、阿瑟·L·斯廷奇波姆和伊曼紐尔·沃勒斯太因表示謝意，感謝他們对本书的初稿提出的寶貴意見。學生們对我在本书中提出的几乎每一个論点都曾經提出質疑；我从这些討論中获益匪淺。他們人数太多，不能一一列举。通訊委員會在哥倫比亞大学和伯克利^①举行的會議特別使我得到教益。但是，戴維·E·阿莫、墨萊·鮑加頓、乔安·愛默生、馬德累恩·克尔特茲、魯思·利茲、約翰·麦耶、罗安·米拉夫斯基、桑西·迈克尔、菲利普·斯普林格、馬丁·溫格林斯基和巴巴拉·沃尔夫的名字是不应当略而不提的。我特別感激南茜·埃德爾曼的协助。

在这样一本书里几乎无需指出：我的任何同事或学生都不能——即使是最間接地——对本书采取的立場分担責任。

① 伯克利 (Berkeley).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校址。——譯者

目 录

緒言：热核时代的机会.....	1
-----------------	---

第一部分 几种可供选择的西方战略

第一章 遏制政策和大規模报复政策的結束.....	6
第二章 多种威懾政策——大炸彈、小炸彈.....	24
第三章 单方面裁軍主义——沒有希望的希望.....	56
第四章 怎么办？——逐步推进的立場.....	81

第二部分 三种軍备战略

不協調的竞赛危險.....	110
第五章 軍备管制能使軍备保險嗎？.....	114
第六章 多边裁軍能求得沒有武器的安全嗎？.....	130
第七章 裁减軍备是通向持久和平的安全道路.....	144

第三部分 一种新的政治战略

第八章 世界政府和超民族主义.....	177
第九章 发展、民主化和和平.....	209
第十章 一种新的发展战略.....	229
第十一章 一項政治上的突破.....	255
第十二章 結束語：第二次核战争？.....	270

附录 炸彈的威力.....	278
---------------	-----

热核时代的机会

1956年9月21日，試航員托馬斯·阿特里奇駕駛一架噴氣式單座飛機飛臨長島^①附近的大西洋上空。他試射了機上的槍；事前未發出警報，幾分鐘後，他突然墜毀於距開槍地點約三哩的叢林里。噴氣式飛機被他自己發射的子彈中的三粒擊中了。試航員阿特里奇以超過槍彈的速度飛行，儘管航向不同，仍然進入槍彈的軌道，把他的飛機和他自己都擊落下來。我們常常似乎是一心一意想步他的後塵；緊緊抓住說來是應該使我們得到保護的武器，結果我們自己變成了這些武器的靶子。發射熱核大炮的人很可能被這些炮火擊中，使船和船上的人同歸於盡。而我們大家都在船上。

大多數人大多數時間都是希望和平的。但是回溯既往，人類歷史可以說是戰爭中的一連串的插曲。沒有什麼簡單的藥方可以愈合人類要求和平的真诚願望及其戰火連綿的歷史經驗之間出現的這樣巨大的裂痕。通向和平的陽關大道是不存在的。

“但是炸彈^②將會保護我們”，怡然自得的人說。“不會發生戰爭。”他們說：一場熱核戰爭將給我們所有的人帶來毀滅；因此誰也不會投擲這種炸彈。他們感到安全，正如信任槍炮的阿特里奇曾經感到安全一樣，正如他們的祖先曾經感到安全一樣。他們的祖先說過：大炮、機關槍和轟炸機是如此致命的武器，它們已經使戰爭不可能發生了。然而這些武器不過是使戰爭中的傷亡人數一次比一次增加罷了。對新的武器來說也是這樣。第一次世界大戰期

① 長島(Long Island)，美國紐約城的一部分。——譯者

② 本書說的“炸彈”大多指“核彈”。——譯者

間被打死和由于其他原因而死亡的美國人數是十二萬六千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達到三十九萬七千人；估計第三次世界大戰期間，僅僅美國的傷亡人數就將達到一千萬至一億六千萬之間。

每一代人都相信自己進行的戰爭是正義的，是為了保卫沒有其它辦法予以保護的價值。他們相信自己進行的戰爭將是最后一次戰爭。一旦把德國皇帝或希特勒打敗，和平即將永遠籠罩大地；但是，結果總是爆發了另一次戰爭。第三次世界大戰，或第一次核戰爭，也不会有什么不同。炸彈可能使蘇聯遭到破壞，或者使美國陷入癱瘓，或者兩種結果都會有，但是炸彈不會消滅戰爭。儘管第三次世界大戰期間幸存的人可能比死去的人多，但是除非我們制止死亡和破壞不斷增加的历史趨勢，所有的人終歸要在第四次、第五次或者不管第幾次的戰爭中同歸于盡。我們如果不是被空氣中日益增多的、致命的放射性微塵逐漸消滅，就是在超級炸彈日益完善并得到使用時突然喪命。

但是，在戰爭規模廣泛擴大和普遍死亡（如果不是在下次戰爭中，就可能是在我們這一生當中）這種完全是新出現的危險的基礎上，不僅存在着危險，而且存在着某種希望。全世界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在大炸彈的世紀，住在一個小小的星球上的我們具有共同的命運。他們帶着新的迫切的心情尋找通向持久和平的道路。有些人在絕望中轉而求助于出售包治萬病的百寶丹的江湖醫生，而這種百寶丹只能增加絕望，從而使我們的末日更加臨近。和平神效丸是不存在的。

和平——如果有一天可以建立鞏固的和平的話——將是許多力量、機構和個人共同努力的結果。当历史為我們提供可能性——正如它為今後幾年提供了可能性——的時候，如果我們認識到這種可能性并采取相應的行動，那末我們就有機會把熱核威脅變成消滅戰爭的開始，把核魔變成我們的唯命是聽的“禮拜

五”^①。如果錯過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机会，那就可能是末日的开始。

怎么办呢？难道我們必須在进退两难之地束手待毙？“宁願赤化，不願死去”是新和平主义者的呼声；武装爱国者則高唱“不自由毋宁死”。但是防止国际暴力的办法是可以找到的，而且已經找到了：一个可以接受的战略必須滿足的最低要求是**既不必赤化也不必死去**。

西方有五种可供选择的战略現在已經是众所周知的。杜魯門試驗过**遏制政策**；艾森豪威尔公开宣布的政策是**大規模报复**。这两种政策都受到時間的考驗，結果发现都有缺陷。肯尼迪政府正在推行一种新的战略：在核武器以外加上常規武器，从而建立**多种威懾**力量。目前这种方案，無論它有些什么优点，都迫使我們沿着足以把我們所有的人吞沒掉的一个深淵的邊緣飞跑。另一方面，**单方面裁軍**政策主張宁願冒着受共产主义統治的危險，而不願使生存受到威胁。在这两种危險——死亡或者赤化——之間，还存在一种**逐步推进**的方法。本书第一部分对这五种战略进行了批判性的考察，最后陈述了我所主張的逐步推进的战略。

西方需要的战略是一种以現有的历史趋势、力量和机会（而不是以改变这些趋势、力量和机会的企图）作为基础的战略，这个战略的目的是建立更安全、更美好的世界——这两个目标之間的关系比我們經常設想的要密切。这种战略不能局限于外交策略、軍事部署和建立集团联盟的范围；它必須处理組成現在这个充滿潛在暴力的国际机体的一切基本因素。它必須考虑影响大多数国家的輿論的**心理—象征**力量，考虑**武装部队**和武器的命运，考虑集团

① “礼拜五”(Friday)，是魯濱逊的奴隶。見笛福著《魯濱逊漂流記》。——譯者

和集团之間的社会—政治冲突。它包括的范围必須超过西柏林、共产党中国以及核試驗問題；它必須提出比“加强联合国”更为广泛、比請世界各国的領袖躺下接受心理診斷更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冷战歇斯底里和軍备竞赛經常被診斷为仅仅是一种更深的社会政治疾病——集团之間爭夺权力的斗争——的症状。可能它們只是症状，而且单独对它們进行治疗很可能只是一种治标的办法；但是，症状如果不加控制也可能使病人坐以待毙，从而妨碍进行根本治疗和医好他的真正疾病的机会。因此，为了使我们能够繼續生存下去，为了使我们有机会去解决那些更深刻的問題，必須降低“冷”战的溫度，制止軍备竞赛。这里提出的逐步推进战略针对这个問題包含的三个因素提出三个解决办法：一个是心理战略（見本书第一部分結尾处），一个是軍备战略（見第二部分結尾处），一个是社会政治方針（見第三部分）。

我們在分析冷战問題时，以主張单方面采取主动的人提出的观点作为依据。这种观点认为在集团之間的斗争中存在着一道互相指責、控告和反控告的障碍，以致可能有一种对西方和东方都相当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丢在一边，被猜疑和偏見掩盖起来。因此，逐步推进的第一个阶段是心理阶段，其目的是使過敏的神經鎮定下来，使集团間的爭論有所緩和，从而使各方面能够再次听到它們相互之間的對話。然而这并不需要像某些人坚持的那样进行单方面裁軍；我們并不需要把自己剝得精光才能向对方表示我們願意和他进行談判。逐步推进的心理阶段概括了恢复集团間的談判的战略。对共产主义集团的历史发展的分析，說明了現在运用这种战略为什么有可能成功的原因。

本书第二部分討論了对待軍备“症状”的三种“治疗方法”。五角大楼及其文职研究人員鼓吹的軍备控制充其量只能降低溫度，

而不能制止疾病繼續折磨我們；共產黨人以及最近西方也在鼓吹的此時此地立即實行的**多邊裁軍**，希望既消除煩惱的根源也消除煩惱的後果，但是由於某些尚待探明的“神秘的”理由，這種辦法並沒有執行。一個同解決基本的社會政治衝突的工作密切結合的**新的逐步裁軍方案**，可能成為介乎使症狀鎮靜下來的八掛丹和冒牌的萬靈藥丹之間的切实可行的中間方案。

第三部分討論了這個天地很小的世界上，兩種主要思想意識力量和兩大世界強國之間的全球範圍的衝突。不根除這些國際暴力的根源，就不會有持久的和平。這是一個需要解決人類某些最根本的悲劇性問題和消除人類某些最亟需解脫的苦難的試驗。這種要求可能是太高了，但是除非有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就不會有一個安全的世界。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世界範圍的民主化以及各國的自願聯合也是本書探討的主要的長期治療方案。

第一部分

几种可供选择的西方战略

第一章

遏制政策和大規模报复政策的結束

历史是各种战略的坟墓，因为人类尚未学会掌握自己的命运。各种战略变来变去，然而和平仍然和从前一样飄搖不定。但是，对已經被埋葬的那些战略进行一次簡短的检查，就可以得到宝贵的教訓：它使我們了解曾經試行过然而沒有能够解决問題的“解决办法”及其失敗的原因；它对活着的人提出了警告，要他們注意过去留下的阴影，阴影后面可能正隐藏着他們寤寐以求的出路。

遏制政策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定的第一个外交战略；是乔治·F·凱南和哈里·S·杜魯門總統的貢獻，但是这种政策在朝鮮战争期間就寿終正寢了。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總統用大規模报复政策代替了遏制政策。大規模报复政策統治的时间虽然較长，而它的成就甚至更少。这个政策又为年輕的肯尼迪政府所发展的一种战略所代替。但是，前面两种战略在我們的方式和我們的生活中仍然投下了許多阴影。因此，这两种战略兴衰的故事应当受到很大的注意。

苏联的擴張——美国的震惊

1945年夏天，当英国、苏联和美国为击败軸心国家而进行的

共同努力胜利结束时，这三个胜利的盟国发现它们是世界上仅存的超级强国。尽管西方似乎还没有感觉到，这个战时的同盟不久以后就分裂成为两个敌对的阵营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还没有接受——事实上，它甚至还没有认识到——必须由它扮演的作为一个世界强国和作为西方领袖的角色。它迅速拆散了自己的军事机器。到1946年，它的军队已经减少到仅剩四十万人——还不到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兵力的二十分之一。这个国家恢复实行和平时期的经济，把它的军事设备转用于消费品的生产。当时，美国仍然把英国当作一个主要强国，把苏俄当作一个友好的盟邦，把斯大林和俄国其他领袖当作是“善意的人”。联合国被看成是“集体安全”制度的一部分，国际争端可以在这个制度里得到和平解决。在法西斯对自由的威胁遭到摧毁后，美国存在着松了一口气的情绪；在短短的一个时期内，没有认识到对西方生活方式还有其他任何危险。

可是情况很快就清楚起来：共产党人决心实现在全世界传播社会主义革命的曾经宣布的既定目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俄国吞并了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在内的一些国家，还割据了其他一些领土，包括波兰、德国和罗马尼亚的一部分土地。在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通过受到红军支持的当地共产党的努力，建立了共产党政府——红军把纳粹从这些地方驱逐出去，后来就占领了这些地方。

美国很快就看出它从前的盟邦已成为对它提出挑战的主要国家，而作为第三个超级强国的英国不过是一个软弱无力的姊妹国。从1945年6月到1947年3月，共产党的压力在伊朗、土耳其和希腊迅速引起了一连串的危机。此后美国得出结论，只有通过实力才能制止共产主义的扩张。它还认识到，经济上和军事上已经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削弱到极点的英国不但不能守住阵地，而且

本身迫切需要援助。到 1947 年，美国已經深深卷入新的强权斗争，担负起领导西方的任务。

当英国——后来还有美国——正在维护西方在希腊和中东的陣地的时候，可以明显地看出，西欧也迫切需要帮助。西方国家的经济接近崩溃，社会混乱，民心涣散。英国实行了严格的节约计划，甚至连面包也需要配给。更严重的是，1946—1947 年严寒的冬天使英国的运输几乎完全陷入停顿；燃料供应奇缺，到 1947 年 2 月，英国一半以上的工厂均已停止生产。在德国，来自战后被波兰割据的原来属于德国地区的一千万难民的涌入，使备受战争蹂躏的情况更加严重。德国少年犯罪案件比战前增加了 400%。德国、法国和意大利都存在着普遍的饥荒。荷兰战前国民财富的 30% 已经化为灰烬，海水的氾滥破坏了大片土地，被杀害和死于饥荒的共达二十五万人。西欧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同样悲惨。

共产主义思想很少能够比现在具有更广泛的号召力，西欧共产党最充分地利用了这个机会。在战后举行的第一次选举中，意大利三分之一的选民和法国四分之一的选民都支持共产党。共产党人在战后成立的一些政府中担任了职务。在法国，甚至连副议长和主管军备的部长都是共产党员；在意大利，司法部长是一个共产党员。

1947 年，为了对付这种紧急状况，美国开始实行欧洲复兴方案，用大家更熟悉的名称来说就是馬歇尔计划。根据这个计划，欧洲非共产主义国家从 1948 年到 1952 年得到一百二十亿美元，用以恢复经济。馬歇尔计划非常成功，不过十年，这些国家都变成了美国在经济上的强有力的竞争者。而且，除意大利外，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人均已失去政治上的支持；他们不再在西欧任何政府中担任职务。在馬歇尔计划获得成功以后，随即开始实行帮助经济落后国家取得发展的著名的技术援助第四点计划。

这些非軍事性措施尽管卓有成效，但是結果证明仍不足以制止共产主义扩张。美国从一开始就不得不用軍事手段来加强自己的努力。作为这种努力的基础的設想，在希腊发生的一次冲突中經受了第一次考驗。

第一次考驗：希腊內战

1946年，希腊政府受到当地共产党力量的攻击。当地的共产党游击队在夺取政府控制权的努力中取得越来越多的进展。苏联并未派遣軍隊去支持游击队，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这两个共产主义邻国也沒有这样做（南斯拉夫当时还是共产主义集团的正式成員）。但是，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确給希腊共产党人提供了訓練基地、医药和經濟援助，可能还提供一些武器。到1947年已經可以看出，希腊政府如果得不到外来援助就可能垮台，这个国家就有可能成为共产主义集团的新成員。在联合国調查证明游击队曾經得到若干外援以后，美国就給希腊政府送去了經濟和軍事援助，使它可以扭轉局势，打敗游击队。

当时几乎所有观察家都认为希腊內战是一个絕无仅有的孤立的事件，因此对希腊政府提供的帮助似乎是一种紧急的权宜之計，而不是总的战略的一部分。但是实际上，这场冲突是后来发生的許多国际危机的典型象征，而美国的反应是后来人所共知的遏制政策的第一次表現。

和后来发生的冲突一样，希腊內战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东西双方分界綫上施加压力的一个例子。和后来的許多冲突一样，战争不是从共产主义集团内部挑起的，而是当地的希腊共产党人挑起来的；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援助数量有限，方式是間接的，很难向世界輿論指出这种援助的存在。按照任何标准來說，受到攻击的

希腊政府是腐敗的，是寡头統治的；它不仅在工人、农民和知識分子当中，而且在商人和公務員当中也非常不得人心。支持这样一个受到威胁的政府，对西方或其他国家的輿論都缺乏吸引力。而且，美国的干涉比俄国人提供的任何支持都远为直接，远为令人触目。最后，美国虽然胜利地击败了希腊共产党的力量，但是它并未試圖損害共产党人借以取得供应并在战斗結束时作为退路的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基地。希腊政府也沒有改变自己的寡头統治的方式。所有这些因素在后来发生的冲突中又重复出現。

因此，共产党人並沒有在希腊取得什么成就，而美国却摸索到一条新的对外政策方針。在接二連三的危机——伊朗、土耳其和柏林在那些年代发生了一些較小的危机——的压力下，美国制定了它的战后第一号战略，其中反映了这些經驗。

第一号战略：遏制政策

1946年送交国务院的一份秘密备忘录概述了这个新政策的基本內容。第二年，这份备忘录以“X先生”作为署名发表在权威性的《外交》季刊上。它的作者是国务院政策計劃委员会主任乔治·F·凱南。在1947年3月希腊危机期間，杜魯門总统向国会发表演說时採納了凱南的遏制战略的基本內容，增加了它的思想內容，从而創造了后来人所共知的杜魯門主义。

和一切內容扎实的战略一样，遏制政策的基本因素包括对敌人及其計劃的設想，对美国力量的估計，对行动路綫的建議和对預期結果的詳細說明。

新战略所提出的中心启示——今天已經不会把它当成什么新聞了——是：俄国人是一个主要的世界强国，是美国的主要敌手。凱南在分析俄国的世界观时指出：俄国认为西方根本上是敌对的，

是有威胁性的，是一个障碍，为了保证共产主义的传播必须用这种或那种方式消除这个障碍。凱南說：俄国人的战略是在一切方面进行试探，寻找他們可以使用压力的弱点和力量真空地带，正如他們在东欧和中国曾经做过的那样。但是，凱南强调指出，俄国人的战略具有高度灵活性。俄国人深信历史的发展对他們有利，然而他們既沒有具体的时间表，在达到目的的手段方面也沒有任何教条主义的规定。这使他們在自己认为适当的时候可以十分乐意地从这一个侧面或那一个侧面的陣地上撤退，或者甚至整个放棄某一政策。在这个意义上，俄国是一个远比納粹德国更有理性的、更善于計算的敌手。它在追求更大的利益的同时，并不願意使共产主义革命已經取得的成就受到損害。凱南說，这就是西方的机会所在。

美国的战略将是一种“长期的、耐心的、然而又是坚定的、警觉的遏制”战略。如果坚持不懈，灵活善变，足智多謀，美国就可以制止俄国人扩大权力的一切努力，无论这种努力出现在何时何地。大力推行这种政策預期可以实现两个目的。第一，它可以制止共产党人的扩张，使他們不能把更多的国家并入他們的集团；其次，通过不断挫敗他們的努力的办法，它可以迫使共产党人放棄自己的方針。凱南指出：如同其他任何领导机构一样，克里姆林宮也无法长期奉行一种只有失敗而沒有任何成就的战略。如果它繼續奉行这样一种方針，它就会面临内部的不满和冲突——甚至可能引起苏維埃制度的内部瓦解。这样一种全面失敗可能引起俄国人由于看不到逐步实现目标的道路而发动全面进攻；但是这种可能性是很渺茫的。何况俄国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經大大削弱，而美国却没有削弱；此外，美国拥有原子彈，而俄国当时还没有。

杜魯門給这个政治—軍事战略增加了一个中心内容——他使这个战略具有了思想基础。凱南注意的基本上是用强权制止强

权，杜魯門却认为这个战略是保卫自由的手段。他說：共产党人接管了一个又一个国家，使多数人的意志从属于少数人的意志。这不仅侵犯了美国的世界地位，最后，可能对美国的安全造成直接的危險，而且是对美国的根本价值的攻击。杜魯門說：“我认为美国的政策必須支持正在对企图征服他們的武装少数派或外来压力进行抵抗的自由人民。”

从以强权对付强权的战略到保卫自由的运动这种方針性的变化，造成了美国外交政策至今尚未摆脱的进退維谷的局面。給强权战略穿上一件意識形态的外衣是一回事，但是当人們突然发现这件外衣做得太大，而又硬要使穿衣的人去适应衣服的大小的时候，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就立刻产生了一些問題：杜魯門主义是否意味着美国必須在那些卷入軍事行动并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国家里保卫自由呢？美国是否有义务保卫属于美国势力范围、然而人民并无自由的那些地区——例如独裁統治下的西班牙或封建君主統治下的中东呢？杜魯門給遏制政策增加的“补充內容”使它的执行受到机械的限制：东西方分界綫这一边的每一块土地都使美国在道义上和軍事上承担一部分責任。这个补充內容使美国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失去了很大的灵活性。这样，本来是为了加强遏制政策而增加的引伸，結果反而成为使它寿終正寢的原因之一。

美国在实行遏制政策的手段方面采取的政策也同样是失敗的。1947年，苏联拥有由一百七十五个战斗师团組成的四百万軍隊，每年繼續征兵八十万左右。同年，美国軍隊約計六十七万人，主要是非战斗人員。美国当时几乎完全依靠它对原子彈的壟斷，因为尽管希腊发生了內战，共产党人在其他地方也正在努力进行擴張，美国仍然认为对它的安全的主要危險在于俄国可能对美国大陆发动大規模进攻。美国感到可以用原子彈轰炸俄国本土这种威胁，来在俄国发动进攻以前就予以制止。直到发生朝鮮战